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雖、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疏義輔氏曰、不和則有勉强之心、不敬則有怠惰之意、愚謂來雖雖、至肅肅、互言以見和敬之兼盡也、和敬兼盡、則嚴而恭、和

而節禮有全體、而德容無兩病矣。

六帖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阮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養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孝孫王祀、無有一段淵然、潛乎默感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德。

古義來者、非一之辭。孔穎達云、彼從本國而來也。至者、至於國廟也。止、語辭。維字重看、閔光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瓊大夫助祭意、天子以位言、武王自謂也。漢書韋玄成云、唯聖人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麟按集傳。雖與公叶。篇內同古義。燕公冬韻。肅穆屋韻。通篇俱。隔句用韻。蓋一章四節十六句。八韻。亦聲律之至奇者。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玉庶其事。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疏義對群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

故不同。

大全臨川王氏曰。大牲。碩大肥膾之謂也。

六帖顧大韶曰。於薦二句。疏云。於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經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牲。不知周禮九貢。唯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乎。天子自有牧人充人等官。其牲何所不備。而乃取給於諸侯也。商頌大騶。是承句同。此經于孝子不應作疑詞。蓋此是敝俗之歌耳。

古義按。獮量曰。廣廣牲。即雒誥所云騂牛一者。

麟按集傳考叶音子古義杜考有韻祀子紙韻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

疏義以名號之。謂夏商之君不諱名如此。故與太甲之類皆名也。

大金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人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通解宜通於事。哲明於理。宜哲文武。俱要著文。王實事說。克昌厥後。後字自指文王。一身言。觀下綏我二句。可見。
麟按集傳。天叶鐵。因反古義。人天真韻。後有韻。○詩通云。本。

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得天眷上說後即武王自言不須指出。

綏我耆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耆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

大金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

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詩通末二句。卽指當日之事。

麟按集傳考亦叶音口母。叶滿彼反。古義壽考有韻。祉母紙韻。古義又云。此篇句句隔韻矣。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

雍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卽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大全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

古義陳賜云。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饗食。黃佐云。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戴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騂革有鷩。休有烈光。賦也。戴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鷩。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孔疏和亦鈴也。言在載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

在旂上。○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非諸侯自言曰也。

巖緝杜預曰：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李氏曰：烈，大也。疏義法度，泛以朝廷典禮言。

六帖：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詩之作，則重田獵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

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嚴緝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

輯錄通釋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通解。孝享以王者言。而諸侯助之。觀下節注。又言孝享可見。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是與上節為韻也。詩說云。觀注先乃又三字。本當三開說。而首二節略有相粘意。當此處斷。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文○成○章○耳○不○必○如○疏○義○有○漸○進○極○盛○之○說○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敦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脩美之故王言之

孔疏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從亦有士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

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較雕古今字。

嚴緝重言有客喜之也。緝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

大全孔氏曰命敬子為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麟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是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

者不能異辭矣。集傳馬叶蒲補反。古義虞韻。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麟按言授二句，商量擬議之詞，非已然事。馬集傳曰同上者，云亦蒲補反也。連上節為一韻，但上三句無叶。○次節帶叶上節，頗與載見一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

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
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麟接已進之。又緘之。是兩項。然俱非實事。末二句說通云。言可
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可留。言外之旨長矣。易也。通解云。但易非
不難之謂。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耆
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過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

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大金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過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古義通篇俱無韻。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兼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大全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達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古義序云：奏大武也。唐孔氏及朱子皆謂周公象武王之

功作大武之樂。蓋本於明堂位篇。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之說。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以武名。四代之樂。如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代大事。故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圖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賈公彥云。舞人須有限約。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

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陳祥道云、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舜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圓、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文樂陽也、其成以參天之數、武樂陰也、其成以兩地之數、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古者帝王之於天下入則揖遜出則征誅其義一也然以文得之者必先乎文以武得之者必先乎武各適其特故也

麟按舞有綴兆表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與今踵而行之者乃如土偶或失其故矣

匠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榮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榮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麟按集傳。造。叶徂候反。孝。叶呼候反。古義有韻。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蔀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父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麟按集傳。庭。叶去聲。下二句。易明無注。

於乎皇王。罔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王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而不忘耳。

通解序字與文武之業業字不互通。蓋自己有之曰業。自相傳
言之曰序。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通以爲周王朝廟之樂。後
三篇效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憇猶判渙。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
也。○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迺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

之於始。以循戒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總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總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大全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慶源輔氏曰。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威德。嘆眇躬之涼薄。若前指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總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知有

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庶萬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詠也哉。

通解許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此皆昭考之道散殊處。上言昭考之道，泛自其一節言，此言家庭之道，專自其一節言。言不求道於遠，求道於近也。保明二字，亦在行道上說。此比堪多難尚高一層。保明其身而多難不足言矣。此武王之志也。

六帖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特為匹之

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
聖人對沖人言、故曰然、

古義通篇俱無韻、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大全着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大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反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
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
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韻。各三句一哉。

維予小子。不聰歎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將進也。佛粥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敏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績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打轉
疏義及者及於聰敏之地。

麟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學問道理俱說到着實處故佳。○子與止叶將與明行叶集傳明謨郎反行戶郎反也。古義子止欲韻將明行陽韻各二句一連。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忘後患。莫予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挑螽。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忘慎。弇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挑螽。鷦鷯小鳥也。拚飛。鳥大鳥也。鷦鷯之雖化而為鷦。故古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弇蜂。而得辛螫。信。挑螽。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持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

若出正格

助哉。

古義初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信之而疑周公，其後三監挾殷以叛，成王至是始白周公之忠而悔己之輕信三叔，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懲後日之患乎？」爾廷臣其毋以予往日者為昏為愼而素我也。孔云：「我今欲慎小防惠，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自莫予筭蜂以下，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所以其懲者此也。莫之為無音之近也。筭通作過，斥逐散走也。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康。蜂本作螿。說文云：「飛蟲螿人者。」

願云、蟻種類至多、土蟻黑色、最大者螞人至死、陸佃云、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愚按漢書中山靖王傳云、詭言之徒、遂生、願師古注、以為衆多也、此詩此意與彼同、當管叔流言、與羣叔翦然、更進逃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羅於螞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螞可也、辛屬金、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故以為痛苦之義、桃蟲、小鳥、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鷦、按鷦、即鷦鷯也、鷦一作鷦、又名鷦鷯、江東呼布毋、陸佃云、說苑曰、鷦鷯巢於茅、若繫之以髮、鷦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鞣然、

故又一名獲雀。又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鷦鷯。陸璣亦謂鷦鷯
微小於黃雀。其鷦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及觀焦氏易林
亦有挑燕生鷦之語。毛傳解此。以為鳥之始小終大者。義實本
此。若以比武庫。則郝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雛
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挑燕之為大
鳥也。然鷦化為鷦。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
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集者栖止之義。
夢說文云。車菜。蓄蘆也。按爾雅蓄蘆。蓼即此。郭璞以為澤蓼也。
陸佃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惡報吳。卧則以

夔毛傳云。集于夔。言辛苦也。季太云。多難。謂管蔡之亂。夔以喻武王之喪也。言已方幼沖。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適當大喪之苦。故曰又集于夔也。

麟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以且予其懲。與而懲。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莫于莫字。頗有多解。但辨以莫對。自較勝。大意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辜。螫也。古文莫于莫我。如莫我肯德之類。皆倒句。便文耳。此章魯詩世學六帖古義。雖各有小有叶。然俱未詳。姑闕。

小豳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麟按此章。若予其懲而後。恐後患作一句讀。維清肇經。迄
用有成。亦作一句讀。則兩詩各少一句矣。村塾每云。句讀
師。其名不易。當尚如此。

戴莖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莖。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
也。

疏義解音蟹。凍釋土膏動。故解散。

大全曹氏曰。秋官雍氏掌殺草。秋繩而莖之。是除草曰莖。雍音

弟繩音孕舍實曰繩

通解柞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曰芟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未

子引秋官柞氏句以為除木曰柞之微耳此節總敘耕時事。

講意芟柞不是耕蓋將耕先芟除其草木。

麟按集傳柞叶疾各反澤叶徒維反。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通解此節總敘耘時事。

麟按畛平聲字彙畛本止忍反此平聲者亦以韻相就耳。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資其體、思媾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報、倣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子任阡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資衆飲食糈也。媾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倣始載事也。

孔疏坊記云、家無二主、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

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
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
芸者、若幼則從餽而行、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
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
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
外內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
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傳二
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此太平之
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有立於為人

所役者望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

通解自此以下至絲絲其庶。反覆言耕耘之事。蓋農人之務。以耕耘為重。然首二節難略言而未發其說。故復詳之。

古義伯長子。班固云。子最長。迫近父也。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陳際泰云。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暱。婦女自體。氣體為契。又相慰藉也。麟按疏。蟻大全。俱云。士與以叶。是上六句三句一連也。前三句舉其人。後三句言其體。嚴詩緝云。當體餉之時。有資然衆人飲。

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體婦則就其夫。有噴句。因帶下作。一。串耳。集傳。報叶養里。及。飲叶滿彼。反亦一韻。

播彼百穀。實玉斯活。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大全鄭氏曰。實。種子也。

麟按集傳。活叶呼酷反。古義屋韻。含氣而生。是疏家精微語。

驛驛其達。有厥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厥。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麟按集傳。達叶陀悅反。古義屑韻。驛達厥傑。字法各佳。注亦妙。

厭厭其苗，絲絲其庶。

絲絲，詳審也。庶，耘也。

孔疏：庶是芸之別名。絲絲，郭璞云：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絲絲然不絕也。

古義說文云：絲，聯微也。庶，通作纒。

麟按：上節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受氣，皆足不可以不芸也。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通解百禮只承祖妣

麟按集傳濟叶上聲然此節亦三句一截

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飴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

毛傳椒猶飴也

鄭箋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孔疏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曰猶如飴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豳法保

民者艾曰胡。

輯錄酒扶高年養疾病。

六帖張叔翹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疏義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蓄積之厚。用度之周。豐年之慶也。

三句又因此時此處之所有而推言普天之下自古以來無不有極其贊美之詞。

麟按此節集傳云今叶音經是與替寧為韻也。茲無韻未詳六帖則欲以替寧經叶且茲叶為隔句韻釋文且又子餘反詩緝且又咀之平是也。然不如古義直云三句無韻為直捷。魯詩世學又云茲叶音燭即恐出於穿鑿不足辨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疏義朱子初本此下有下章放此一。

夏爰良耜、倣載南畝、

賦也、爰、及、農利也、

疏義嚴整而銛利、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

麟按此二節音叶並與上同、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饗者也、筐、筥、儻具也、

疏義此以下八句言耘耔之事、

耕銀鐵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謝氏曰：其餉則以黍炊飯也。
麟按：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也。方筐圓筐
不一之辭。

其笠伊糾，其鑄斯趙，以礪茶藜。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藜去也。茶，陸草。藜，水草。一物而有水陸
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藜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
毒也。

孔疏：其鑄斯趙，則趙是用鑄之事。鑄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
釋草云：蓄，虞裝。某氏曰：蓄，一名虞裝。孫炎曰：虞裝，是澤之所生。

故為水草也。藜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藜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照故並舉。水陸穢草。刺釋文七亦反。

麟按集傳。糾叶其了反。古義藤韻。藜藜。小莖。古義引說文。又以藜藜。斷句。不知孰失。

藜藜。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麟按。土熱。朽本多作土。熱。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

時行燒雜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蓋田疇。美土疆。是其證也。

獲之。控控。積之粟粟。其崇如壙。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控控。獲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冠。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孔疏。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一遂則一鄰。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麟按。百室亦大概之詞。不必始周禮說。集傳櫛側隱反。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殺時搏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特，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六帖張升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春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做此，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紜，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時搏牲，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搏牲，或是舉一以例其

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駢黑之例則改本之說亦自可通矣。
古義四句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幽頌者。
其詳見於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紉、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羸鼎及鼐、兕觥其觶、旨
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紉、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俶
俶、恭順貌。基、門塾之基。羸、大鼎。鼐、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其、謀

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邊豆之屬降位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苑。已乃
舉鼎審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諛諛不怠傲。故能得
壽考之福。

孔疏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
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
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
言自堂徂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
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統大者謂之鼐。鼐既絕

大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鼎。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鼎及鬯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鬯為韻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鬯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邊且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邊且。及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

牲告。元宗人舉鼎。審告。絜。彼先視濯。邊豆。次視牲。次說天子之禮也。鼎。圓。弁。上。謂之。彝。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疏義。此門。墊之。基。蓋。門。內。西。墊。前。之。基。地。即。堂。下。之。南。隅。與。西階。相。直。處。○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宗。人。即。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子。宗。廟。之。祭。則。以。烈。文。獻。頤。相。以。絲。衣。獻。視。濯。視。牲。者。與。此。若。可。以。類。推。矣。○祭。祀。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鉶。在。東。房。几。席。兩。敦。在。西。堂。蓋。升。自。西。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也。○降。往。於。基。告。濯。具。此。則。降。自。

西階至西階之南方。東北面以濯具告主人也。蓋此時主人在
阼階下東北上。故東北面而告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几席不
洗者告具而已。○牲在門外。故反告之。反者。復其故處也。充猶
肥也。○鼎亦在門外。鼎正當門。吾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
大全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士冠禮
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
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
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孔氏曰。侏侏。人貌。恭
順。○安成劉氏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

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餼於房。東視几。席及於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洗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牲視牲。反位。告其克肥。遂舉。舉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克。省牲也。告潔。省蠲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

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愼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通解此詩專主祭說。不可與飲對看。蓋祭中飲酒也。荀二句輕。只重其人。不重衣冠。壺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麟按以上諸說亦互有異同。姑列以備參攷。又無回引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之也。然今大全不載。○壺禁在東序。蓋禁以側尊。鄭康成曰。如

今方案也。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廢禁，禁無足者飾朱，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容一斛，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陪鼎者，鉶也。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亦曰羞鼎。牲體皆享於饌，然後肉胥之，鼎羞納之，鉶登是其用之別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疑休牛飲柔休，註叶基韻，或基燕，註叶紅韻。

於饗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騰騰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鏖威。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矯
矯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
於鏖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悔。既統光矣。然後一戎衣
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矯矯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
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君之用武也。能如
是。是亦武王也。

六帖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
用介非幸災順天時也。○師者。師其意。非師其迹。時中之理。與

時借行也。故曰千聖之心。萬古一理。

麟按集傳造叶祖候反。疑與受字為韻也。前四句以晦介為韻。後二句以嗣師為韻。象詩世學晦叶呼外切。集傳嗣叶音祠。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為疑取與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大全建安何氏曰勺。簫也。舞簫文舞也。孔氏云。簫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為與章。與舞人為

節故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

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於天也問字之義未詳傳曰問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疏義保有者信之專任之久○經萬邦者會朝清明萬姓悅服之日也定厥家則國勢確乎不拔建官位事而致垂拱之治矣○綏萬邦要豐年征伐之當天心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止也○所以春之者不已○使其任賢亦不已○用以經營天下大定乃致武王之德益昭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詩意本謂武王於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懈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

○非天也○

古義左傳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駿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舊說皆引老子言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謂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故能召天地之和氣、而獲豐年之報也、厥士、謂皆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為諸侯者、皆是、書康王之誥篇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也、此不專指周召言、周召為東西二伯、乃其統領之人耳、按時邁篇言載戢載櫜、以求懿德、則兵革不試、帶礪晏如、故能保有厥士、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予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

四方也。按書武成篇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百，位事惟
能。此皆可以厥士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予以四方
為言，其為特指列爵分土者可知矣。克能也，克定厥家者，朱善
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乎厥家也。
麟按此詩語以層遞相足，即不能知其連截，疑亦無韻。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
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
為講武類稿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緝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緝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緝、尋緝也、於、歎辭、緝思、尋緝而思念
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
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
在人、而可緝思者。以春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
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嘗者、緝
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孔疏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

殷而反。祀於周廟。到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明悅。服。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謚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履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挺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

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通解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既勤止曰敷時敷思曰於緝思皆見文王之功也篇中我字皆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注中子孫亦是指武王言

麟按此詩前三句以之思為韻四五句以定命為韻而末句思字仍與之思叶節次略與生民末章同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
同上篇

於皇時周涉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
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隋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
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
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
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古義陟、說文云、登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邠特牲云、天子通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陳澧云、中者、平也、巡守而祭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也、爾雅云、巒山曰墜、說文云、山之墜墜者、郭璞云、山狹而長也、按月令疏云、似方非方、似圓非圓、是也、祭法謂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墜山也、喬通作嶠、說文云、山銳而高也、嶽、五嶽也、白虎通云、嶽之為言嶽

也。堉功德也。按喬嶽與高山。文異而實則一。尊之為嶽。所以別異於諸山也。書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劉向說苑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袞爾雅訓衆多。又訓聚也。按說文有袞字。無袞字。衣之博裾者名袞。故顏師古訓袞衣為袞大之衣。以其廣大有餘裕。所以爾雅轉訓衆多。又轉訓為聚。然則袞字乃袞字之訛也。時周之命。解與齊同。亦丁寧之語。

麟按。隨山喬嶽。實高山也。非三樣。俞河。景語不重。只重編四嶽。故下但云。又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祭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虎。幣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顧是注脚古義通篇俱無韻。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閔平。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六終